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圖  
第十八回 什錦樓文采誤殺 關帝廟樹春遇拐

花茂奔走入內，告稟花少爺，說：「宋教師在書房中恨氣，把水晶瓶擱了，小男送茶入內，看見說他，哪知他反掌舉拳要打小男，小男見勢頭不好，只得奔出。特來報知。」花子林聽見此話，心中大怒，站起身便要向書房中去。柳樹春道：「兄長休要發怒，且做假不知，待日後慢慢與他計較便了。」

花子林方才止祝且按下花家，再說張永林公務到杭州，順便來柳府探望，太太備酒款待。張永林在席間說起：「樹春乃當世豪傑，在嘉興曾經大鬧三山館，花家莊打擂台得勝，花子林慕他擒拿手法，要接他到府。舅兄心中只為太太在家，歸心似箭，怎奈花少爺情意難拂，卻逢小姪有事到此，順便稟知。」

又把八美圖及華鼎山求他為媒人，亦說一遍。太太聽見搖頭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，我們現在門戶衰微，畜生又是一個書呆，全不想耀祖榮宗，把功名二字，一盡荒蕪。諒他沒有出頭之日，哪裡養得許多妻房？」

張永林道：「舅兄乃是英雄之流，非久居人下之輩，將來決成大器。」

太太方應允道：「既蒙大相公如此盛意，老身也推辭不得。」

永林見太太應允，心下歡喜，酒罷辭別起身。柳太太款留不住，只得備下程儀相送。永林交代公務明白，然後下船回家。便將柳太太之話說與妻房知曉。又問花家之事，柳大娘又把重陽日花家前來迎接之事說了一遍。次日永林來至華府，鼎山接進入內見禮坐下，永林便將柳太太允許親事說知。華鼎山提起：「沈員外十分蠻情，說他女兒現無著落，倘然回家之日，親事又許他人，柳樹春是賭咒不肯的。幸他安人賢德，暗自打發丫環前來說明，若月姑回家，再作商量。我才放心。竟不知月姑哪時方能回家？」

言語間酒席已備，二人飲至半酣方別。再說樹春與花子林甚然相得，每日傳授擒拿手法。這日花子林正與奶奶凌氏閒談，凌氏得知樹春乃是上杰兒子，一時想起前情，當初我爹爹被上杰氣成一病，命歸黃泉，我母親相繼而亡，如今仇人之子在此，怎得干休？若不乘此時報冤，怎泄胸中之恨？我想下一計擺佈他便了。便叫丫環春香密約樹春上樓，待我今夜結果他性命。切不可洩漏機關。

春香口裡答應，心內想著：不知主母因何故這等性凶？我不免到花園悄悄報與柳相公，叫他早早回家，免遭其害。看官聽說，那凌氏之父名叫凌文韜，亦是兩榜，曆官工部尚書。只因為官不正，被上杰羞辱一場，憤恨成病而死。夫人陳氏，亦相繼而亡。膝下並無男子，單此一女，配給花子林為妻。今日凌氏聞知樹春與花子林對酌，直飲至更深，花子林大醉靠桌睡去。樹春見子林睡去，自己在園中獨步賞月。再說丫環春香，來至樓上，寂靜無聲，想必是睡了，如今報他得知便了。我不免用言回復少奶奶，且待明日再作主張。即打從花園中而來。卻好看見樹春，便呼：「柳大爺在這裡麼？」

樹春著了一驚，抬頭一看，忙問：「你是什麼人，為何半夜三更在此做甚？」

春香道：「我是服侍少奶奶的春香。」

樹春道：「既是丫環為什麼獨自更深夜靜到此何事？」

春香應說：「只為少奶奶與你不知有何冤仇，欲相加害；我想大爺當今豪傑，名揚四海，所以不忍遭到毒手。特地前來通一個信。大爺切須小心提防為是。」

樹春道：「多謝姐姐美意通知，你且回去，恐人知覺。」

春香即刻入內而去。樹春一腹呆想，為什麼與我結冤？再說宋文采恨花子林與樹春結為兄弟，反將俺冷眼相視，難道俺宋文采反不如柳樹春麼？可惱這樹春也把俺看不在眼裡，任你有多大擒拿手法，管叫你今夜認俺手段。打算一番，主意已定。便挨到更深夜靜，眾人睡熟，即藏了寶劍，從花園來至中樓。花子林正依桌而睡，宋文采一時心忙，彷彿看不甚明，將劍砍下，大喝一聲：「狗男子。」

花子林夢中跳將起來，宋文采又是一劍，花子林身首分開，登時一命歸陰。宋文采滿心歡喜，回歸書房而去。且說樹春在園中步月，一腹懷的鬼胎，不知凌氏欲加相害，是因何故？想來想去，再摸不著。將盡三更之後，方才回樓，叫聲：「兄長。」

不應。上前一一看，見身首異處，吃了一驚道：「不好了，誰人來此殺你！」

放聲大哭，驚醒了看園的花春，連忙上樓問道：「柳大爺為何半夜三更叫鬼？」

樹春道：「你家少爺，被何人殺死了！」

花春聞言大驚，上前一一看，果然是真。慌忙入內，報與少奶奶得知。凌氏聞知大哭，即帶了使女提燈而來，喚起合府家人，將樹春拿祝鬧動兩旁鄰居，俱來觀看。地方官前來相驗，就將樹春帶回收監。柳興連忙走到張家報知，永林夫妻二人大驚。張金定驚得手足俱冷，無計可施，只得打發柳興到監探望。

柳興又到華府報知六位姐妹，個個面面相覷。華鼎山夫妻十分憂悶，自不必說。再說縣官姓魏名志賢，乃是清廉正直憐才惜士之官。那日早堂，帶了樹春審問，難以結案。曉得其中必有委曲。又想樹春乃是上杰之子，況上杰為官，鐵面無私，單傳此子。我看樹春一表非俗，決成大器，豈可屈打成招？若要周全他，又礙人命關天，且花家亦不肯干休。左思右想，一時無計可施。只得退入後堂，坐在椅上，想及此事，實在兩難。兩旁站著二位公子，大公子魏光，二公子魏烈兄弟二人，見父親審問此案，難以判斷，正在煩惱。魏光拉著魏烈道：「兄弟，我想此件事情，實在難審。若枉屈無辜，罪名有關。若欲釋放，又防花家起了波浪。未知賢弟心中別有主見麼？」

魏烈道：「以弟想來，小弟願欲將身抵了柳濤罪名，以解爹爹之憂。未知兄長如何主意？」

魏光笑道：「然與我所見俱同。」

兄弟兩人，便將此事稟知父母。魏爺聽見此言，一時難以開口。江氏夫人甚然賢德，即應道：「我兒，你不可有口無心。」

魏老爺不忍，弔他起來，又見他兄弟二人爭先要去，無奈即傳令禁子，不許人等進監探望。尤恐洩漏機關。到一更時候，密傳沈太牢入內，魏老爺道：「你可將柳濤帶進來。」

沈太牢心內疑惑，不知何故，連夜弔了柳濤，只得連聲應諾而去。少刻帶進，魏老爺一見笑道：「老兄受虧了！」

樹春道：「此事柳濤命中所招，有何怨言？」

魏老爺吩咐沈太牢鬆了刑具，一面叫說：「我有事欲與你商議。」

沈太牢道：「不知老爺有何見教？」

魏老爺道：「我今欲救柳濤，將公子抵換，切不可走漏風聲。」

沈太牢沉吟半晌，方才應說：「老爺吩咐，敢不從命。只是柳濤人人認得，倘有敗露，不但老爺前程干係，連小人性命也是不保。又是公子，怎甘心代監受刑？」

魏老爺道：「魏光甚是孝行，且說自己發心的，再無後悔。你只管放心，包你無事。」

沈太牢方才依允道：「既如此，監中之事，小的料理便了。」

魏老爺又向樹春說明，樹春不肯道：「此事我命中應遭此厄，決不敢帶累大公子。」

魏老爺再三相勸，樹春沒奈何，只得允從。回到書房飲酒。忽聽見譙樓鼓已三更，沈太牢在外催促，快些打點。樹春便脫下衣服，與魏光對換穿了，父子二人，十分苦楚而別。樹春亦覺下淚。沈太牢將魏光上了刑具下監而去。魏老爺夫婦放聲大哭，樹春上

前勸解，說：「多承美意，生死難忘。此去杭州，決意尋訪兇身解救公子無事。老爺休得傷悲。」

魏老爺止淚道：「賢契，你若回家，不可露人耳目。」

樹春答應曉得，那夜就在私衙安歇，次日辭別魏老爺夫妻，改名魏光，換了一身華服，帶了盤纏等，到定更後，悄悄出了私衙，一直來到官塘上。只見一座關帝廟，就在廟裡坐下。左右思想，又驚又喜。卻說太湖上有兩個拐子，兄弟二人，一個名刁龍，一個名刁虎，專在江湖上拐了人家子弟或斷其手足，或啞其聲音，在街上求乞，討銅錢養活他二人。那日船搖到嘉興地面而來，要拐幾個人去做買賣。兄弟二人，把船泊住了。刁龍道：「自來月色光明，上岸閒行一回，倘有賣買，見機而作。」

刁虎依言，二人上岸步行至關帝廟前。見一個小後生，抬頭看天，自言自語的，二人一見歡喜忙問道：「原來是一位相公，為何夤夜獨自在此，未識相公尊姓大名？」

樹春答應道：「小生姓魏名光。」

刁虎道：「觀相公音語不是嘉興人的口氣，正是杭州人麼？未知寶舟泊在何處？」

樹春道：「沒有船的。小生有一敝親住在放生橋，初到這裡，一時認不得路，等到天明，方要前去。」

刁龍說道：「呵呀，若說放生橋，彎彎曲曲，曲曲彎彎，只怕相公人地生疏，況且天色已晚，不便尋找。不如到小弟船中一敘，明日再作道理。」

樹春不知是計，即隨同刁龍刁虎下船而來。刁龍說道：「相公請坐，我們吃了夜飯，隨即開船，兄弟拿茶來請相公吃。」

刁虎答應，即拿了茶，暗將毒藥傾在杯內。此藥乃是異授奇方，名曰蒙汗藥，凡人吃了，遍身酥麻。刁虎滿面笑容，雙手遞進說道：「相公吃茶。」

樹春正覺口渴，接過一飲而荊不覺頭暈眼花，手足麻木，難以揮動。一時軟倒在艙內。刁龍刁虎連忙去其衣服靴襪，又將毒藥將樹春週身探擦，可憐一位英雄，遇了拐子，欺侮得這般光景。正是：已備牢獄苦，仍羅奸拐災；方知時未遇，不幸一齊來。如今雖然身子難以轉動，聲音可出喉，刁龍又將一粒啞口藥放入口中，樹春自吃這口藥之後，再說不出言語。

刁龍刁虎把船開往蘇州，令樹春沿街乞討。限定每夜回來交銅錢一百文，如少分文，便要苦打。此言暫且丟開。再說眾位姐妹，個個煩惱在心。華鼎山夫妻放心不下，差人到監探望，哪曉得魏老爺曉諭人命案情重大，不許犯親等人進監探望。華鼎山沒奈何，只得罷了。又說柳興趕回家中，把情由細說一遍，柳太太聞說，兩淚淋漓，心中如刀剗箭鑽一般。吩咐家人，速備下船隻，待我到嘉興與這賤官理論。家人使女連忙收拾行李物件，搬下船中。柳太太下船往嘉興而來。